转眼间，有希已经是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大学生了。那时正值女孩上大学大众化的热潮。像电影『私をスキーに連れてって（雪岭之旅）』那样的故事如今正在现实世界中上演。

那时的有希也和其他女生一样是清一色的齐发。不怎么去上课，只是叫人代签到，就去Mister Donut和朋友们细斟慢酌。适当地做些兼职，一直玩到凌晨。

从一开始就不是因为有目的才上大学。高中毕业以后没能立即决定好自己将来的有希，比起继续上学，她打算先一边工作一边搞乐队，所以就在市内的交通公司上班了。虽然好在是和妈妈同样做乘务员，但因为那繁多的守则和被司机的性骚扰给吓怕了，在实习期间就辞职了。那之后，虽然有点晚，但还是赶在最后进了那间短期大学。

经过了一段快活的时光，相应地也使有希变得有些迟钝了。总是不知为何觉得脑子不灵光。觉得好像有什么凝块在身体当中渐渐地生长起来，破坏了生活的正常，侵蚀着身体的健康。

（为什么这样也会那么累的啊）

呆呆地望着镜中的自己，有希总是想着这样的事。

那凝块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心中的空虚渐渐成长，不知不觉使有希的生活变得颓废了。现在驱动着有希的，要说是生命力，还是生命的光辉什么的都相距甚远了，而只是像蝼蚁般弱小的精力而已。虽然知道这样，但对于应该怎么去摆脱这种状态却一无所知。

乐队的事情虽然在继续，但也只是在继续而已，而完全没有向未来迈进的意思。虽然是真心想成为专业歌手，但要达到那样的目标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还不够，练习时也有很多次想问自己「这样到底为了什么？」。

没有目标的人何谈努力。在刚刚组建乐队的时候，有希在当地唯一的出租演播室SOUND PAPA里频繁地出入，即使那时是那么的拼命创作，现在与当时相比早已渐行渐远。

无论是在涂上粉紫的口红时，还是和朋友们闲聊得兴起时，抑或是烂醉如泥地在俱乐部里跳舞时，都能从心底里听到「并不是这样的」的声音。即使如此有希还是这样无所适从，而日子也一天一天过去。

秋天。久违地再次站在live house的舞台上之后，有希第二次坠入了爱河。

和那支乐队的主唱并不是第一次相会。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见过几次面，有过几次交谈。但是，那时的有希还没做好开始新一段恋爱的准备。时隔半年再次相会的他，却给有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这对于他来说也是如此。

突如其来的恋爱就此开始。

但是，剩下的时间少之又少。

高中三年级的他，已经决定好下一年的春天毕业后就为了成为专业歌手而远赴东京。而对有希来说，对音乐的世界完全没有展望，而且短期大学还剩下一年的时间。

两人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也只剩下几个月了。想到这里，有希无论多么仅有的时间都十分珍惜，就连一刻的分离也没有。冬天到来，不久就到了蜂斗叶的花茎发芽的时候，而两人也越来越紧紧地靠在一起过着每一天。

晴朗的早晨、纯白的雪上散射出的跳跃着的光的壮丽、和他开始一天生活的喜悦。

两人相处时风的气味、如黑白八毫米胶卷录像一般的街景。

他肩膀的高度、仰视时的笑脸、踏着同样步子的两人的鞋子、偶尔触碰的手背。

海岸边上的护栏、海鸥的鸣叫、空无一人的海滨沙滩、猫爪似的月亮。

将所有都刻在每一个细胞上的力量，和胜于一切的坚信。

为了战胜这一切，为了不忘记这一切，将每一分每一秒过分地溺爱，作为时间的信息努力往身体里攫取着。

一件一件的事情都如散发着幽香，令那个轮廓日渐清晰。

离别的日子终将来临。而且那一天绝对已经不远。所以现在，才会想要竭尽全力地去爱。是那样的想法驱使着两人前进。

总觉得，与那些毫无目标，每天都如流水般渡过的日子相比，如今带着真实生存着的感觉而又朴素无瑕日子，确实是过得太快了。

那一天，两人身处站台和火车的分界线上。

「我会写信的」

「嗯」

「每天，绝对会写的」

「嗯」

站务员一只手拿着旗子，在旁边站着。

笛声响起的同时，火车的门也徐徐关上。

这种时候，该做什么样的表情才好啊。没想多久，眼泪就顺着面颊流了下来，哭得鼻子通红。

在深夜发出的卧铺火车中，他踏上了前往东京的旅途。